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

人事部一百二十一

誓盟 質

誓盟

說文曰誓約束也

尚書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子誓

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子惟

恭行天之罰左弗攻于左汝弗恭命左軍左之主射右弗

攻于右汝弗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弗恭命三者有矣皆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戶子見又載社主謂之社子

則孥戮汝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

又泰誓王乃循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予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若仁人

周禮司盟曰掌盟載之法載盟凡邦有疑會同則掌其盟

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貳之者易則

也明萬民之犯命者誣其不信者亦如之

左傳曰陳五父如鄭蒞盟歆如忘薛伯曰五父必不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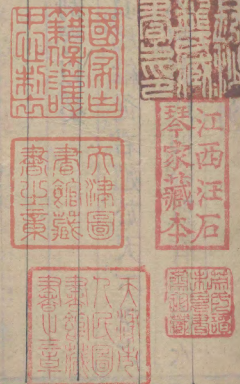
賴盟矣

又曰莊公許孟任以爲大夫割臂以嬰

又曰子范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廵於天下臣之

罪多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寡氏同心盟有如白水

子犯垂耳寡氏言與寡氏投其璧於河
同心之盟如此白水也



又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
有踰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又曰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
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
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以爾大
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
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
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又曰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
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僕曰築室反耕者
宋必從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
大平御覽

卷四十一

二

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
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
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
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楚不詐宋不備楚也

又曰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
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交贄往來道
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也

又曰秋七月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曰
凡我同盟無蘊年

蘊積年穀而不分定

無壅利無姦保

藏罪人也

無晉慝

救災患邨禍亂同好惡獎王室

又曰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信

能其

久也禪謀鄭大夫也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又曰小邾射而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以子路信

誠故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子路卽季路

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

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公羊傳曰莊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曰君之意何如莊公

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曹子曰然請君當其君臣請當其

臣莊公曰諾於是會桓公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

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環厭境

齊數侵取魯色以喻侵近

君不圖歟

願請汶陽之田管仲顧曰君其許諾桓公曰諾已盟曹子

標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氏可讐而桓公不

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一

三

穀梁傳僖公曰葵丘之盟陳生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曰

毋楅木毋訖羅毋以妾爲妻使婦人與國事

又成公曰溴梁之會諸侯于路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

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三禮圖曰方盟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

立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方盟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

史記曰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毋別齧指而盟起不爲相

不復入衛也

又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門下有毛遂者

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

處世也若錐處囊中其未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爾使早處囊必脫穎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遂按劍而前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遂按劍而前曰今十步之中王不得恃楚國之衆王之命懸於遂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白起小豎子耳率數百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楚王曰謹奉社稷而從遂奉銅盤北面跪進之定於殿上遂招堂下十九人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

四

漢書曰王陵爲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諸呂非約也

東觀漢記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也以王莽篡逆復漢文祚乃立高祖太宗之廟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祝曰畢有司穿坎於庭割牲而盟

魏志曰臧洪字子原廣陵射陽人也張邈起矣請洪與計事又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相讓乃共推洪洪乃升壇操盤血而盟

晉中興書曰符洪第三子健陰圖關中陽使其徒種麥示無西意有微知其計不肯耕種者健殺之後十餘日師衆

西行到孟津作浮橋使弟雄步騎五千至潼關兄子青軼入關指河而誓曰若事不捷汝死有如河無相見也

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慨然稱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二月九日小子羲之敢昭告尊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遂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之力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違賢量之義將憂及宗祀豈在微身是用寤寐永嘆若墜淵谷止足之分定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與道士許立度共修服食採求藥石不遠千里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徵又曰祖逖說中宗以掃平中原於是以逖爲前鋒都督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布三千疋逖乃逕北渡江中流誓曰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 五

祖逖不清中原而後濟者如此江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爲暨陽令縣有一部劫逃柴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師悉可出首當先申諭治下廟下廟神甚酷烈百姓畏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師旣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之曰吾先啟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卽殺十牛併斬諸賊百姓皆悅之

漢書春秋曰梁皇后崩桓帝獨呼小黄門唐衡至北戶如廁問左右梁冀不相得者爲誰衡對曰單超左前倌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雒陽獄於是帝與入室定謀鬻超臂出血以爲盟乃誅梁冀

高士傳曰胡昭初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昭同郡周士等謀害帝昭聞之險險邀士於濟澠之間止士士不肯昭泣以示誠士感義乃止昭斫棗樹共士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時人莫知

華陽國志曰昭王時有一虎傷害千餘人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時巴夷廖仲作白竹之努乃射殺虎昭王刻石盟要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晏子春秋曰崔杼殺莊公盟於國者戟鉤其頸劍承其心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鹿生於山命懸於厨命有所懸矣成節而去

太平御覽

卷四十一

六

黃庭經曰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齋九日或七日或三日然後授之者爲師受者奉焉結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用玄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尺

竹林七賢論曰劉伶常病酒渴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泣而諫曰君酒過非攝生之道也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酒當禮鬼神自誓以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妻敬聞命供酒肉於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而已復醉矣

孫卿子曰盟詛不及五帝誓誥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伍伯

殺梁傳曰交質不及五伯

淮南子曰胡人彈骨

胡人之盟約盟酒人須骨中飲以相咀也

關人荆臂中國

媿盟所由名異其於信一也

質

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

賈逵曰卿士之有事者六卿也

王貳于

號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

公子忽爲質於周

王子狐周平王之子鄭公子忽鄭莊公太子忽也

王崩周人將

異號公政夏鄭祭仲帥師取温之麥

温周地也蘇氏邑也

秋又取成

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又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小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

且巷出車吉

賈逵曰臨哭也巷出車陳於巷街示雖困不降必欲戰也

國人大臨守陣

者皆哭

陣城也

楚子退師鄭旬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

太平御覽

卷四日八十

七

自皇門至於逵路

皇門鄭城門也

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

不爲天所祐也

不能事君使君懷怨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

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霧以賜諸侯使

臣妾之亦惟命若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君之惠也孤之

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左右曰不可得國無赦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人矣庸可冀乎退三十里而許

之不潘廋入盟子良出質

潘廋楚大夫師叔字也子良鄭公子

穀梁曰晉大夫敗齊師于鞍邾克曰以紀侯之麤來

麤王齊滅

紀故得實蕭同叔子爲質

史記曰越王勾踐欲使范蠡治國政對曰兵甲之事種不

如蠡鎮撫國家親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政屬種而使蠡

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也

又曰蔡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善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白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弗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於楚三年蔡侯知之獻其裘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夏晉滅沈楚怒攻蔡昭侯使其子爲質於吳謀其伐楚後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

又曰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郊萬里之都以爲湯沐之邑戰國策曰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

八

建國立君澤可以遺後願往事之太子異人質于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

又曰楚襄王太子之時爲質王崩太子辭歸齊王曰與我東地五百里則子得歸太子入致命曰敬獻地五百里齊子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王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王朝羣臣曰寡人之得及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以東地五百里許齊今求地爲之奈何上柱國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國萬乘之齊而弗與則不復信不可以約結諸侯

又曰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曰君不如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我留太子郢中立王君因謂

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則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矣

又曰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曰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與之重器不及今令有功於國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太后曰諾于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也

東觀漢記曰隗囂負隴城之固納王元之說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世祖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

太平御覽

卷四十一

九

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叛遣子覲入質於吳吳亡入洛自以父誕爲太祖所斬誓不見太祖叔母瑯琊武王妃覲之姊也帝後因覲在姊間往就見焉覲逃于厠帝又逼之覲流涕曰臣不能漆身吞炭復覲聖顏

燕丹子曰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而烏卽白頭馬爲生角秦王不得已造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爲不發也

仇讐上

周禮地官調人曰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馬融曰難謂相

與為仇也九和難父之讐避諸海外兄弟之讐避諸千里之外

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視父師長之讐視兄弟交

友之讐視從父兄弟

禮記曰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夫子曰寢

苦枕干不仕弗與其天下也過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

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往雖遇

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

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一

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左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

卒事具處樂部

又曰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也莒子奔紀障紀鄆莒邑使孫書

孫書陳無字子占也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

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日紡紀連所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後攻者

及師至則役諸外投繩城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絕

而登緣繩登城也登者六十八人絕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

其公懼啟西門而出齊入紀傳言怨不在人

又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陣于檣李虛姑浮以戈擊闔

閭傷將指取其一履其足大指見斷遂失履始浮取之也還卒於陘去檣李

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也

又曰五年春晉圍栢人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士生惡

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栢人本柳朔為栢人宰也昭子菟吉射也昭子曰夫

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

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栢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免之

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投我以死節也

公羊傳曰齊哀公享乎周紀侯譖襄公將復讐乎紀遠祖

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代可也家亦可乎曰不

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

戰國策曰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不說去而就

大御覽 卷四百八十一 二

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

頭以為飲器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

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之官塗廁

欲刺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讓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

讐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智伯已死

無後而其臣報讐此天下之賢也卒釋之讓又漆身為癘

滅鬚鬢去眉自形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

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

音有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

智則否矣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之得近而

行所欲此甚見而功必成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

復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必此矣此吾所爲
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
之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
懷二心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
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讓於是襄子數誅曰
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讐
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何獨爲報之深也讓曰臣事
范中行氏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
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泣曰嗟乎豫子豫子
爲智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爲計使兵環
之讓曰臣聞明王不掩人之義忠臣以死爲名君前以寬
舍臣天下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
之衣而擊之則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
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擊之曰可以報智伯
矣遂伏劍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者皆爲涕泣

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
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十日飲也
又曰項梁殺人與項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大夫皆出梁項

下

又曰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家僅三百人弟
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五代相
韓故乃變姓名之東海得力士以鐵椎椎秦始皇中其副

又曰東河李文故嘗與張湯有隙己而爲御史中丞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文與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
下湯治論殺文

袁山松後漢書曰蘇謙字仲讓爲郡督郵李嵩爲美陽令貪暴謙案得其贓謙遷金城太守治有異跡延熙九年京師嵩時爲司隸收謙誣陷之死獄中謙子不韋字公先變姓名以家財求劍客邀嵩不得嵩遷大司農乃于司農府傍買舍夜爲地突入嵩室中嵩適徙不中破其臥具嵩大怖棘屋上以板棧地而臥一宿數徙不韋乃至魏郡掘嵩父塚斬級以祭父墓

又曰樂府左延年秦女休行曰始出土西門遙望秦氏家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十一 四

秦氏有好女自名曰女休女休年十五爲宗行執轡左執白陽刀右據宛景矛讐家東南疆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不得休女休前置辭生爲燕王婦今爲詔獄囚刀矛未及下擁鄣擊鼓赦書下

東觀漢記曰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贖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沽者皆貰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裘不問多少少年欲相與之價呂母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殺之以祭其塚也

又曰趙喜字百陽南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兄無子喜十五常思欲心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喜以因疾病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後病愈悉自縛詣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父黨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更撥誦而還與鄉佐尅日交又黨爲其所獲困頓鄉佐服義輿歸養之數月方蘇旣悟而去整身修志州里稱其高義也

又曰申屠蟠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遭明時當表旌墓廬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

又曰酒泉龐涓母者趙氏之女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疾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推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于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富長尹喜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詰罪治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又曰彭寵故蒼渤海趙寬妻子家屬依託寵居寬仇家趙

伯有好奴以賊龍七貪之爲盡殺覓家屬德之悖德不仁貪狼如此

又曰鄧鄆友人董子張病將終憚侯之子張視憚歎歎不能言憚曰吾知子不悲天命痛讐不復也卽憚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憚卽詣縣以狀白首

漢書曰原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疾涉特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合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今爲君計莫若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合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王莽果以尹公爲真太子御覽

卷四百八十一

六

令繇此怨王遊公遂殺遊公及子斷兩頭去

謝承後漢書曰橋玄遷齊國相郡有孝子爲父報讐繫臨淄獄玄愍其至孝欲上讞減縣令路芝酷烈苛暴因殺之懼玄收錄佩印綬欲走玄自以爲深負孝子捕得芝束縛藉械以還笞殺以謝孝子冤魂

范曄後漢書曰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劉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盆子兄故式俟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釋

魏志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少遊俠常以報仇解爲怨事志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強族貴氏時黃昴得脫在外乃募衆得千餘以攻揖揖城守豐侍在外以昴爲不義

乃捐妻子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昂獨走出羗捕得之
豐遂殺之

又曰韓暨字公主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母幾致大辟暨
陽不以爲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尋擒茂以首祭父
墓由是顯名

又曰典韋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好節俠義邑劉氏與睢陽
李禮爲讎韋爲報之禮故富春長備怨甚謹韋乘車載雞
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禮并殺其妻徐出取車

吳志曰孫翊之妻徐氏甚美賊嬖覽殺翊恣取其嬪妾而
復欲逼徐氏恐違之見害時月垂竟乃使人謂覽乞至晦
日設祭除服覽許之徐氏遂潛使親信者語翊舊所委任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一

七

將孫高傳嬰二人俱白逼己之狀欲徵立計以求助焉高
嬰等聞之涕泣言舊蒙翊恩許之乃密結翊平時所侍養
二十餘人以徐氏之言誣之仍皆盟誓合謀至晦日徐氏
遂設祭除服薰衣沐浴內施帷帳以候覽焉大小怪其如
此無不悽愴覽密遣偵之無復疑慮徐氏乃命高嬰輩羅
住戶外使人報覽言已除凶畢矣覽遂盛飾而人徐氏出
拜戶外覽纔下拜徐氏卽呼二君可起高嬰等齊出卽時
殺覽徐氏却報續韋使持覽首以祭墓舉軍震駭以爲神
韋昭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
孫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寧
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刀也因操刀楯

以身分之

王隱晉書曰趙誘爲杜會所害誘子亂斬會食其肝肺

又曰桓温父羅害之時温年十五枕戈泣血密欲報仇經年方知乃提刀直進手刃仇由是各重當時

又曰龔壯字子偉值惠懷末天下大亂李特爲寇壯父叔並爲特所害壯欲報仇會李壽鎮漢中壽時與李期有嫌壯因說壽討期壽然之遂帥衆還討期特孫也故壯假以復仇壽旣捷因欲官壯誓不仕

又曰沈充敗於吳興吳興人吳儒充之將也充亡失道誤入儒家內充重壁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大義全我我宗族必厚報若必殺我汝族滅矣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一

八

儒遂殺之充子勁字世堅卽潛報仇族滅吳氏

沈約宋書曰沈林子以仇讐未復從高祖尅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仇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讐五月夏節直入預家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墓

孫嚴宋書曰宋越父爲蠻所殺其讐嘗出郡越白日於市口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之擢爲隊主

後魏書曰淳于誕字靈遠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盜雖害誕所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讐由是州里歎異之

又曰孫益德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

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梁書曰張景仁廣平人也父天監初爲咸陽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過法分田渚子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一言州於蘭文在鎮乃下敎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門

唐書曰絳州孝女衛氏子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時年六歲母又嫁更無兄弟及長常思復仇無忌從伯嘗設宴爲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搗擊殺之說而詣吏稱父讐既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黃門侍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傳乘從於雍州并給田宅仍令州縣以禮嫁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一

九

人事部一百二十三

仇讐下

太公六韜云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舡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為父報仇今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

列子曰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邴章其子來丹謀復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之順風而趨雖怨不能稱兵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鏃鏹摧屈而體無痕負財力視來丹猶鷓鴣也來丹之友申抱曰子仇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丹垂涕曰願為我謀申抱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二

一

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

已其劍部

淮南子曰魯人有為其父報讎於齊者剗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拭冠起而更衣徐出門上車而步顏色不變其御欲駈撫而止之曰為父報讐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有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士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琴操曰樗里牧恭為父報怨而亡林岳之下有馬夜降圍其室而鳴於是覺而聞走馬聲以為吏追之乃奔而亡明視天馬迹也乃曰吾以義殺人而天馬來降以驚動吾處不安以告吾耶乃感懼入沂澤之中作走馬引後果讐家

候之不得也

又曰聶政父爲韓王治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知之乃入山遇仙人文鼓琴漆身吞炭七年琴成入韓逢妻從買櫛對而笑妻泣曰君似政齒政曰天下人齒盡相似耳

國語曰吳敗越于會稽勾踐說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與大國執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親爲夫差洗馬而歸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解狐曰寡人將定西河之守誰可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二

二一

用對曰荆伯柳賢人殆可文侯曰是非子之讐也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于是將以伯柳爲西河守伯柳見解狐而謝之

虞薄江表傳曰孫策殺許貢貢客爲貢報一射策中頰

陸胤廣州先賢傳曰尹牙字猛德太守南陽滿寵下車牙

以德進幹任喉舌寵雖當國厚祿而懷愧戚見于顏色牙

常用怪焉曰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瘁之思何也寵謂

牙曰父爲毛周張所害重仇未報並與戴天非孝子雖官

尊祿重而恥未報是以長愧而無恥也聞孝馬牙與校圍

交通遂充驕馬之職乃先醉張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

亂駭知張必將今起伏側階下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

張首而還

孝子傳曰魏湯少失其母獨與父居色養蒸蒸盡於孝道
父有所服刀戟市南少年欲得之湯曰此老父所愛不敢
相許於是少年歐槌湯父湯叩頭拜謝之不止行路書生
牽止之僅而得免後父壽終湯乃殺少年斷其頭以謝父
墓焉

師覺授孝子傳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衛赴
蒯曠之亂衛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
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卽行黶知之於城西決戰其日
黶持蒲弓木戟而與子崔戰而死

皇甫謚列女後傳曰衛義姬者其夫有先人之讐讐家來
大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一

三

執壻避之仇家得義姬問壻所在乃積薪燎之遂不言而
燒死

又曰郟陽友娣者郟陽邑仕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
季兒兄弟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之事延壽與其友陰殺季
宗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何面目以生而戴
天履地乎遂以繩自縊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
其三子而表其墓也

又曰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仇家
欲報夫而無道聞其妻孝義乃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爲中
間父呼其女而告之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
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代欲以身當之且曰諾

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而待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視之乃其妻之頭也家仇病其爲義遂釋不殺其父

越絕書曰伍子胥入吳居三年闔閭將爲之報讎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閭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以此報子也

趙眭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怨非一旦也冬寒則抱冰夏熱則握火愁心苦思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乃中夜抱柱而哭哭訖復承之以噓於是羣臣聞之咸曰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二

四

夫復讐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下之急務也二十一年典師滅吳

檀道鸞續晉陽春秋曰王談年十許歲父爲隣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讐之志年十八密貴市利挿双陽若耕耘者度常乘舡出入經一橋下談何度行還於橋上以挿斬之應手而死旣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搜神記曰丁蘭河內野王人年十五喪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隣人有所借木母顏和則與不和不與後隣人忿蘭盜斫木母應刀血出蘭乃殞殮報讐漢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幽明錄曰項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爲鄉人所殺牛常賣衣

物市刀戟圖欲報讐後在縣署前手刃之於眾中吏捕得
官長深矜孝節爲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後合出獵逐鹿入
草草古有深筭數處馬將趨之忽見一公舉杖擊馬馬驚
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曰此中有筭恐君墮耳令
曰汝爲何人公爲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恩
因滅不見令身感冥事在官數年多惠於民

會稽典錄曰魏朗字少英上虞人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
殺朗白日操刀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郗仲
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季膺之徒爭
從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二

五

解系傳曰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殺收系
兄弟將殺之梁王彤救之倫等怒曰我見水中蟹尙欲殺
之况此人兄弟輕我也遂并戮其妻子

崔鴻前燕錄曰吐谷渾下嘗延年少有大志身長七尺八
寸雄姿魁桀羗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倣儻不羣吐慷慨謂
羣下曰大丈夫生在中國當高皇光武之代與韓彭吳鄧
竝馳中原定天下决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閉
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
死作醜裘異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二心乎負其智勇性
尤猜忌不恤下吏爲帛城羗曾姜聰所刺殺長子業延年
十歲常縛草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號天而泣不中瞋目
大呼要中乃止其母謂之曰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何

如此業延泣曰誠知射草人無益於先公所以如此者由
罔極之心耳十一昔其母曰昔其父養士
陳雷志曰韓卓父嘗爲丈所辱卓執兵伏道欲候殺之而
長子暴病將死卓乃歎曰道家有信報讐不欲過今長子
病豈爲是乎於是乃投刃撻杖復恥而止
常璩華陽國志曰陳綱字仲鄉少與同輩張宗受學南陽
以母喪歸宗爲安衆至元所殺綱終喪往復之自拘有司
會赦免

應劭風俗通曰汝南陳公思爲五官掾王子祐爲兵曹行
會食下亭子祐會以縣官事考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公
思欲爲報仇不能得卒見子祐不勝憤怒便格殺之還府
歸死時太守太傅胡廣以爲陳公思追念叔父仁勇憤發
手刃仇敵自歸司敗便原遣之

梁祚魏國統曰崔州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平爲
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爲卓所害元平常思有報復
之心會病卒
魏文帝雜詔曰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殺害
昔賈復寇恂私相怨憾至懷手劍之忿光武召而相之卒
共同輿而載

崔鴻後燕錄曰秦滅燕慕容桓阻兵遼東爲秦所殺子鳳
並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
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

虞預會稽典錄曰朱朗字恭明爲道士淫祀不法遊在諸縣爲烏傷長陳頽所殺朗陰圖報怨而未便有會頽以病亡朗乃刺殺頽子事發日命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爲將又曰董黯字孝治家貧採薪供養母其肥悅隣人家富有一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黯母肥嘗苦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擊會赦免廣德神異錄曰賈氏女不知何許人年十五父爲宗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賈氏撫育之及強仁長乃共殺讐者自列其罪高祖嘉之

唐書曰王君操萊州卽墨人也其父隋大業中爲鄉人李君則歐死貞觀初君則自以運代遷革不懼憲綱又以君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二

七

操孤微謂其無復讎之志遂仕州府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剝腹取其心肝噉食立盡詣刺史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問曰殺人當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君操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典禮父讐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懼滅亡不展寃情今大恥旣雪甘從刑憲太宗特原之

又曰張琇蒲州解縣人父審素爲雋州郡督在邊累載有糺其軍中贓罪勅監察御史楊汪馳傳就軍按之汪在路爲審素黨與所劫對汪殺告事者脅汪令白審素無罪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因深按審素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琇與兄瑄以年幼

坐徙嶺外尋各逃歸累年隱匿汪後累遷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是年瑄琇候萬頃於東都城挺刀殺之瑄雖年長其發意及手刃皆琇爲之旣殺萬頃繫表於斧刃自言報讐之狀便逃奔將就江外與萬頃同謀搆父罪者行至汜水爲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義烈能復父讐多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縱報讐上以爲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讐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私殺之成復讐之志赦之虧律格之條然道路誼議故須告示乃下勅曰張琇等兄弟同殺推問欵承律有正條俱各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誼詞矜其爲父報

讎或言本罪冤濫但國家設法事在經久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各申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夫展轉相讐殺傷何限咎陶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決殺瑄琇旣死士庶咸傷憫之爲作哀誄勝於衢路中市人歛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瑄琇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冢數所其爲時人所傷如此

唐新語曰杜并父審言善五言尤攻書翰恃才蹇傲深爲時輩所嫉自洛陽丞貶吉州司克又與羣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司戶郭若訥共搆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酣讌密及刺季重而死并亦見害季重臨

死歎曰吾不料審言有此孝子郭若誦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列蘇頌爲墓誌劉光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甚嘉歎之

又曰衢州人余長安父與叔共二人爲同郡伊金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仇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見余氏一家遭橫死者實二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讐之義請下百寮集議時裴瑄常國李鄜爲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臯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人柄者是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怒

怨

怒

說文曰怒恚也

易曰君子懲忿窒慾

尚書曰今商王受弗祗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命我

文考肅將天威

毛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又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三

一

又曰如震如怒關如虓虎

禮記曰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敗疾怨起敬起孝

左傳曰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子

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闕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又曰齊侯遊于姑焚遂田于貝丘姑焚貝丘皆齊地也見大豕從者

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

墜于車傷足喪履

又曰齊侯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

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

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寇讐亡

無日矣不願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又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華元曰過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
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
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又曰衆怒不可犯

又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
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而逐獻
公

又曰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闕乞肉焉奪之杖以敲
之公在門臺臨庭聞以餅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闕曰夷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三 二

射姑旋焉旋小便也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國語曰晉邾獻子聘于齊齊項公使婦人觀而笑之獻子
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邾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
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爾將致政焉以成其怒
史記曰孟嘗君客于趙平原君趙人聞孟嘗賢出觀皆笑
曰始以薛公爲魁梧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
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又曰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反覆之國南邊吳楚不爲假
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佐

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乎不
如因而立之漢王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何以
假爲

又曰趙使藺相如賚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
奉璧秦王大喜傳璧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
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
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衝冠謂秦王曰趙王齊戒五
日使臣奉璧拜送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循好也今臣
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以示美人以戲弄
臣臣觀大王無償城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繫臣臣頭今
與璧俱碎於柱矣持繫睨柱秦王恐其破乃辭謝固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三

又曰鄒陽上書於梁王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

劍而怒食以駛驪

漢書荀爽曰駛驪馬忠生不日而超其母

漢書曰項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

應劭曰樓煩胡

也今有樓煩縣

楚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執戟挑

戰樓煩欲射羽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

還壁中不敢復出

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於鴻門沛公起如廁招樊噲

出獨騎噲與靳強滕公紀成

晉約曰紀通父

步從間道赴軍使良

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

至軍矣故使臣獻璧羽受又獻玉斗於范增范增怒撞其

斗起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

又曰黥布反上自征望布軍置陣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見謂布何苦而反曰欲爲帝且怒罵之遂戰破布軍
又曰文帝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馮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
又曰上獵上林中車駕未行先使韓嫣乘副車從數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而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比銜嫣嫣時出入永巷不禁以奸聞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得嫣遂死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用此時事來城起手抵破書案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三

四

又曰龐萌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疑遂反上聞之大怒乃自將兵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又曰鄧晨南陽人與上起兵新野吏乃燒晨先祖祠堂汚池室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入湯鏹中晨終無恨色

又曰有詔會議靈臺所上謂桓譚曰天下事吾欲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

又曰戴憑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謂憑曰侍中當匡輔國政勿有隱情憑曰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譖遂至禁錮世以是爲嚴上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詔引見憑謝曰臣無謬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上卽勅尙書解違禁錮

又曰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專言爲司徒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上大怒以爲激發免歸田里上猶不釋復詔就責歆及子嬰皆自殺

又曰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心園公主不敢訶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鳴不得對發覺帝大怒召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三 五 憲切責曰今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臣乎

又曰和熹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盛以繖囊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以旣而載出城外詐死三日日中生蛆困逃竄及鄧氏誅根方歸徵拜侍御史

魏志曰太祖討張魯東還時有將軍許遊擁部曲不附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臣多諫可招懷遊共討強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繆襲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改殿下逆令臣勿言何待下之不闢闕乎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

勇退不爲仁臣聞千石之弩不爲鼯鼠發機萬鈞之鍾不以建撞起音今區之遊何足以勞神哉太祖曰善遂厚撫遊遊卽歸附

又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覽照恚怒輒撲照著地

又曰諸葛亮旣屢遣使交書於司馬宣王又致巾幗婦人之節以怒宣王將出戰辛毗伏節勒軍吏以下乃止

吳志曰呂蒙字子明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隨當擊賊顧見呵不能禁歸告其母恚怒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居設有功富貴可致但不探虎穴安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三

六

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又曰孫權爲吳王忻宴之末自起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翻雖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

蜀志曰姜維爲鄧艾所擢還陰平尋被後主勅命乃投甲詣會於涪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

晉書曰王導妻曹氏妬導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而將往焉導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獻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

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邑日何曾聞蔡克兒

又曰郗超實黨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合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慙爲弊我亡後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愔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又曰周訪爲荊州王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荊州雖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以假大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以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乎書譬釋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原意訪投腕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

又曰陶侃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問須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齊書曰袁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派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匿用祿錢免官

崔鴻後趙錄曰冉閔爲慕容恪所擒慕容攜立問閔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爾曹人面獸心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作帝王耶攜怒鞭之三百

後魏書曰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李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高祖公

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尙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
籍冲而更相輕背唯公會缺而已中時震怒數責彪前僭
瞋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冲素溫柔而一旦暴急遂
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士醫藥所
不能療或謂肝臟傷裂旬有餘日而卒

列子曰宋有蘭子能以伎干宋元君雙杖屬其腦弄七劍
而躡之元君立賜金帛又有蘭子能驚戲聞之復以干元
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伎適值寡人有忻心故賜金帛彼
必聞此復望吾賜拘而戮之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下車而前謁者通之盜跖聞之忿
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三 八

大怒而展其足按劍瞋目其聲如乳虎

韓子曰孟孫獵得麋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巴不忍
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麋不得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使
爲子傅

燕丹子曰田光答太子曰竊觀太子客皆無可用者夏扶
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色青武陽骨勇
之人怒而色白荆柯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吳越春秋曰吳王伐齊請公孫聖告之聖諫願太王勿伐
齊吳王大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助使力士石番擊以
鐵槌身絕爲五

吳越春秋曰子胥諫吳王王大怒賜以跖餞之劍盛以鳴夷

之器投之于江

說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君鄢陵君辭不受使唐雎謝秦王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卽按其匕首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諷矣

烈士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裂血出潑虎虎不敢動

怨

尚書曰今商王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崇信奸回放黜師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三
九
保

又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毛詩曰亂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

又曰角兮父兄勅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

又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左傳曰宋華元將與楚戰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怨敗國殄民

又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懃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

食其祿

又曰季郈之鷄鬪

季平子郈昭伯

季氏介其鷄郈氏爲之金距平

子怒益室於郈且讓之故郈昭伯怨平子

又曰晉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怒而不害其周德之衰乎

又曰子產曰我聞忠恕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又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三

十

無徵故怨咎及之

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又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國語曰夫事君者 而不懟 而不怒

戰國策曰趙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爲飲器

漢書曰汲黯列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與黯同位而尊用過之黯心褊不能無怨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東觀漢記曰長水校尉耿恭坐將兵不憂軍事肆心縱欲飛鷹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懟徵下獄

續漢祭祀志曰建武二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

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

晉書曰趙王倫諂事賈后裴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為倫所怨

王韶之晉記曰桓玄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立曰民怨有之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所以怒也

管子曰凡禍亂之所生名在非理故曰閑禍在除怨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獄多拘者滿囹怨者滿朝

文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王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三 士

意益簿

淮南子曰和氏之璧夏氏之璜揖讓而進之則忻合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也

楚辭曰怨靈脩之苦兮終察天民心衆女妬余之蛾眉兮諶諛謂余善淫諶毀也諶諛也

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襄王之士也昭君年十七時顏色皎潔聞於國中襄王見昭君端正開麗進於孝元帝既不

幸納備後宮積五六年王昭君心有怨曠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疎畧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

設倡樂仍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久不得侍列乃更脩飾盛服形容光輝帝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於是昭君喟然

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麤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
誠願往元帝見昭君便驚悔不得復止遂以與之王昭君
雖去漢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曰秋木萋萋
其葉萎黃我獨伊何改變厥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
峨峨河水泱泱父母妻子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三

十一

人事部一百二十五

貧上

說文曰貧財分少也

尚書六極四曰貧

毛詩曰出白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艱者無禮也貧

者困
危財

又曰自我徂西三歲食貧

又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

禮記曰君子雖貧不鬻祭器雖寒不衣祭服

又曰子路曰何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子曰啜

菽飲水盡其歡斯

卷四八十四

一

謂斯之謂禮

又曰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

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

而出併日而食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

左傳曰室如懸磬

論語曰貧而無諍

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緼絮也

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

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

家語曰端木賜駟馬連騎以從原憲居蓬蒿之中并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矣憲曰是貧也非病也

國語曰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

家貧則不及也

吾是以憂子

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

也大夫一卒無者

不及上大夫

器祭

宜其德行慎其憲則諸侯

親之戎翟懷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也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脩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四

二

史記曰孫叔敖知優孟之賢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其子無立錫之地

又曰甯戚衛人欲仕於齊家貧無以自資乃賃爲人推車至齊國桓公出戚望見車駕乃於車下飯牛扣牛角而歌桓公聞之撫手曰異哉此人乃非常人也命管仲迎之以爲上卿而聽其責無

又曰馮驩齊人貧之不能自存使人屬齊相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能也對曰無能孟嘗君笑而受之

左右皆知君賤之食以草具入有頃驪倚柱彈其劍缺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食之乃比門

下諸客居有頃復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以告孟

嘗君爲之駕比門下客後有頌復歌曰長鉞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其貪而不知足也孟嘗君問驩曰公有親乎對曰有母孟嘗君令人給其良用無使乏驩乃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事問門下諸客有能習計會能爲吾收債於薛乎驩獨署曰能孟嘗君怪曰此誰乎左右曰乃歌夫長鉞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吾負之未之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久開罪於先生先生不差乃有意欲爲收債乎驩對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將行驩問曰收債畢市何物而返也孟嘗君曰視吾家之寡有者驩遂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債者悉來合券券既合驩乃矯君命以所債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皆呼萬歲驩遂長駟而還見孟嘗君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債畢收乎對曰畢何市而返對曰臣竊計宮中珍寶盈室車馬實於外廐美人充於下陳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若何對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務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盡以賜之而燒其券民時稱萬歲此臣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先生休矣於是期年人或毀孟嘗君於昏王曰孟嘗君將亂及王出畋怒有劫王者意甚疑之孟嘗君將出奔其舍人魏子初爲君收邑三返而不敢入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爲君教與之以故無入至是魏子所與賢者聞孟嘗君出

上書言其不亂請以身盟遂自刎於宮門昏王大驚乃復

召孟嘗君孟嘗君謝病歸老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
迎於道傍孟嘗顧謂驩曰先生所謂爲文市義者乃今見
之矣驩對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於死耳今君止有一窟
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與車五十乘
金百斤西遊于梁說魏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諸侯先
迎之者國富兵強于是魏昭王以其故相爲上將軍而虛
相位遣謁者賫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固辭不往
魏使三返潛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馬
二駟以謝孟嘗君使返國驩又請曰願得先王祭器立宗
廟於薛廟旣成還報曰三窟已就君可高枕而臥矣孟嘗
君乃還爲齊相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四

四

又曰顏無繇字路顏淵父也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
孔安國曰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
車以作也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
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
也

又曰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叅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
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獨得勃
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舍以求見於是舍人見之
曹叅因以爲舍人

又曰東郭先生拜爲都尉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
弊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人笑之

又曰廿茂亡秦奔齊逢蘇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

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富人女會續貧人女曰我無以置燭而子之火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今臣困願以餘光振之

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家貧嘗於臨邛市與人沽酒備爲酒掃身着犢鼻布裋於市中然少好讀書學擊劍小名大子慕蔭相如之爲人更名曰相如後遊梁數年歸素與臨邛令王吉善臨邛多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合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請長卿長卿謝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乃自起迎相如相如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酒酣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爲鼓一再行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竊窺之相

如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女不材我不忍救一錢不分也文君久之與相如俱至臨邛買酒舍乃令文君當鑪相如與傭保雜作於市卓王孫恥之昆弟諸公謂王孫曰一女所不足者非其也今文君失身於相如相如雖貧其人材足依也柰何相辱如此王孫不得已分與僮僕百人錢百萬文君與相如乃歸成都武帝立蜀人楊德意爲狗監侍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意曰此臣之邑人司馬相如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可觀乃作上林賦賦成奏之帝大悅以相如爲

郎後拜中郎將建節使至蜀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先馳

於是鄉閭故人及卓王孫諸公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王孫於是喟然歎曰老人所恨得使女事相如乃晚耳

又曰晁錯奏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秦則不用然商鞅之法收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連阡陌貧者亡立錫之地故貧民常衣馬牛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又曰陳平陽武戶牖鄉人少時家貧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遊學平爲大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妙疾平之不親家事曰食糖糲耳有叔如此不如無平如讀詩書家貧居窮巷以席爲戶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又曰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四

六

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

又曰韓信淮陰人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

又曰倪寬千乘人治尚書歐陽生貧無費用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

又曰嚴助侍讌從容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之

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曰仲卿京

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迺

反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載相隨數止買臣無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守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

又曰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令乘之又曰主父偃齊幽臨菑人學長短縱橫術晚廼學易春秋百家之言遊齊諸子間諸儒生與相排僂不容于齊家貧假貸無所得比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四

七

又曰陳湯字子公中陽瑕丘人也少好學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取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有出百三十畝

又曰楊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下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又曰張竦居貧無賓客時有好事者從之質疑問字論道經書而已

又曰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人

范曄後漢書曰孫期字仲式濟陰人也少爲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

又曰申屠蟠字子龍陳畱外黃人也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

又曰季充字大遜陳畱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若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許之曰如欲別當醢酒具會內外共議其事旣而置酒宴客充前跪白母曰此婦甚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合遣斥便叱其婦逐令出門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少孤鄉里稱孝到京師受業太學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目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

又曰張楷字公超治嚴氏春秋古文尙書門徒皆造問焉車馬填門貴戚之家皆起居巷以候過客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輒還鄉里

東觀漢記曰符融妻亡貧無殯歛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之但土埋藏而已

又曰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治歐陽尙書事博士朱晉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

不闕家

又曰閔仲叔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者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飲食對曰但食猪肝屠或不肯與之令出敕市吏後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

又曰周紆爲渤海太守敕令詔書到門不出及遣吏到屬縣書決罪行刑坐徵詣廷尉繫獄數日免歸家貧無以自賑贍身築塹以給食章帝知憐之復以爲郎

華嶠後漢書曰范式爲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河里街卒式行部到野而縣選嵩爲導騶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四

七

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君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司馬彪續漢書曰范丹桓帝時以丹菘爲蕪長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自以狷急不能從容常佩章於朝徒行弊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推鹿車載妻子裙袷自資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內居焉閭里歌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裏生魚范菜蕪

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

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

業賤事縱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也

又曰王苑字仲安貧賤茅屋蓬戶藜藿

謝承後漢書曰施延字君子沛人家貧母老常鬻力供養種瓜自給位至太尉

又曰永平五年班超兄固被召詣校書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傭書以供養久蒙嘗苦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獨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自擔餉餽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四

十

又曰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揚沛本以事服能見遂以議郎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荒田二頃起蝸牛蘆居止其中也

典略曰程堅字謀甫南陽舞陰人仁孝清潔居貧無資磨鏡自給不受人施諸姬共漂更相呼食有或不食也相謂曰非程謀甫何爲不食人食耶

又曰劉陶字子奇川人世祖十八年徙六郡大族陶曾祖自齊來世以儒學安貧樂道故什不過孝廉宰卜府

又曰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苳以自供羣弟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

晉中興書曰王猛北海人居魏土少貧賤鬻畚爲業嘗至

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賣畚而無直曰可隨我去取直
猛隨行不覺遠總至深山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啟道君來
須臾猛進見一公矩胡衣頭髮悉白從十許人一人引猛
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公公曰王公何緣許拜卽十倍
顧畚直遣人送猛出顧視乃嵩山

又曰劉實字子真平原高唐人少貧共糠飯繩索作牛衣
賣以自給手約繩口誦書

又曰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上黨鮑瑗多喪疾貧苦或謂
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何不試就卜瑗乃令智作卦卦成
曰君謂宅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人門數十步當有一
人持荆馬鞭者就請還貫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
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後浚井得錢數萬銅
鐵雜器不可二十餘萬於是家業致贍病者亦愈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四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五

魏志曰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擢爲冀州主簿

又曰華歆素清貧祿以賑親戚故家無擔石之儲

又曰鄧艾字士載義陽人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草吏同郡吏憐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稍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

吳志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五 一

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劉氏曰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遂與之婚

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性嗜酒其家甚貧性好賒貸輒言豪富必相還孫權甚奇之魏將夏侯尚南郡作浮筏渡百里洲璋於上流伐葦作簞欲順風放火簞成尚使引退璋遂爲平北將軍

晉書曰阮咸字仲容陳留人時俗七月七日盛曬衣服或宗族於庭羅列衣服咸貧無物乃脫犢鼻布視以竹竿頭挂之人問故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宋書曰武帝劉裕少時其家大貧與人傭賃及登帝位耕具猶存并衲布襖並合收掌以示子孫令爲規

又曰江湛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餽盈門一無所受無兼
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潞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餽
馭人求早湛良久曰可與飲

又曰陶潛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
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悌情去留環堵
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又曰顏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屏居里巷不豫人
聞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延之居常罄匱球輒分財
贍之

齊書曰王延之貧清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如此具
啟明帝帝卽勅財官爲起三間齋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五

一一

又曰虞玩之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
祖取屐視之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著此屐已二十年
貧竟不辦易太祖善之

又曰庾杲字景行新野人初爲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喰唯
有韭菹生菜任彥昇嘗戲曰誰謂庾郎貧食畦常有二十
七種菜王儉府爲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
實難其選庾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
爲蓮花池故緬書言之官至御史中丞

梁書曰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
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牀竹樹環繞
後魏書曰胡叟居家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曰我

此生活似勝焦先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養子
字螟蛉以自給食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棹牛布囊容三
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
之蔑如也

隋書曰張仁詡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每閒
居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循名之不立以如意擊
凡皆有處所人方之閔子騫原憲

又曰虞世基陳滅歸國爲通直郎內史省無產業每傭書
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言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爲工作
者莫不吟詠

又曰房彥謙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五

三

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至屢
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立齡曰人皆因祿富
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又曰許康佐擢進士第以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宮人或輕
怪笑而不答及母亡服除不就侯府之辟君子知其不擇
祿養親之志也故名益重

又曰李建宇杓直家素清貧無舊業與兄造遜於荆南躬
耕致養嗜學力文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太公曰爲之不密
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謂盜也公曰計之不熟
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取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

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燃燈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

說死同

列女傳曰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見先生尸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歛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表其被則歛矣妻曰表之有餘不如正之不足且先生以衰故至於此

又曰齊女徐吾者在海上貧婦人與隣婦人李吾之屬合燭相從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徐吾曰是何言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闔去一人燭不爲益明何愛東壁餘光貧妾不蒙見哀之恩長爲妾夜不亦可乎莫之能應遂復與夜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五

四

高士傳曰老萊子楚人耕蒙山之陽以藿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床著艾爲席

東方朔別傳曰朔與公孫弘借書曰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廡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生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李邵別傳曰公居貧而不好治產有稻田三十畝第宅一區至京學問常以賃書自怡爲人沉深弘雅有大度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皋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入則戶前出則掩後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年十一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

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有其父兄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潸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泣曰欲書可書

耳

桓階別傳曰階貧儉文帝嘗幸其第見諸子無禪文帝拊手笑曰長者子無禪乃抱與同乘是日拜二子爲郎使黃一門齋衣三十囊賜曰卿兒能趨可以禪矣

文學見貴梁貧恒賣書以供衣食

汝南先賢行狀曰胡定字元安潁川人至行絕人在喪雉兔遊其庭覆其室縣令遣戶曹椽排闥問定定已絕穀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五

五

妻子皆臥在床令遣以乾糲就遺之定乃受半

三輔決錄曰第五韻字子陵倫小子以清正爲郡功曹至州從事公府辟居高第侍御史南頓今皆稱病免洛陽無

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又曰孫晟字允公家貧不仕居社城中織箕爲業明詩書爲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薪一束暮臥旦燒之

華陽國志曰朱良字雲卿什飭人少受學於蜀郡張寧食豆屑飲水以諷誦同業憐其貧給米肉不受家貧恒以步

行爲郡功曹

世說曰李弘度常數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

志百里否李答曰北門之數人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

木遂作郎縣

說令曰謝僕射太常詣吳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日已中方使婢賣狗供客比得食無氣力可語

又曰劉真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織芒履以養母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緇袍無裏二旬九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文君貧愁憊以所服鷓鴣裘就市人楊昌貰酒遂相與謀還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

墨子曰天下有義則富無義則貧

列子曰管仲之相齊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其後田比相齊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五

六

因有齊國若實名貧僞名富也

又曰齊有貧者乞於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廩從馬豎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豎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豎哉

又曰齊之國氏太富宋之問氏太貧自宋之齊謀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定三年大穰自此往施及州閭問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平日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罪沒其先君之財問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嘻若夫爲盜之道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利

雲雨之澗吾陸盜禽獸水盜龜鼈亡非盜也天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又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乘木爲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先生何病也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又曰孔子謂顏淵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色曰美哉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五

七

又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何侯曰我將得邑貸子三百金周忿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游吳越之玉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待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會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又曰曾子居衛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

東本

又曰河上又有家貧窮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淵得千金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之頷下汝得之必遭其睡若龍寤子向奚微之有哉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爲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於人譬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也

又曰子夏貧衣若懸熟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驕我者吾不爲臣丈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也

抱朴子曰洪稟體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荆棘叢於庭宇蒿莠塞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入室

淮南子曰貧人夏則披褐帶索哈菽飲水以支暑熱冬則羊裘鮮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焉

爲裝也體甲之札言其破壞也揚炎也向

竈曰之白溫湯讀高尙之位也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五

八

也猶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喻之

喻猶方也

又曰有人盜而富者盜未必富人廉而貧者貧未必廉也

符子曰楚之交于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三子和與居乎泰山之陽處乎環堵之室葦門不扇蓋茨不翳而弦歌不輟鵠冠子曰家富棘族聚居貧兄弟離居

漢揚雄逐貧賦曰揚子遁居離俗獨處左降崇山右接曠野隣阻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如是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隣接居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人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

完人皆稻梁我獨藜藿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
樂不樂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
耔霑朋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爲人舍
爾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輸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火不
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崗舍爾入海汎彼柏丹爾復我隨載
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如去
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蚩心有所懷願
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上階茅
茨匪彫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饗饗食辟貧富苟得鄙
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山高流酒爲池積肉爲
窟是用鴟遊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子無譽處君之家福
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不言焉寒暑不
忒寺籌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
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旣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
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
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
去與我遊息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六

人事部一百二十七

窮 凍 餓

窮

說文曰窮極也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出見老馬于道曰何馬也御曰公家畜罷而不爲用故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爲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乎陳蔡大夫相謀曰孔子賢聖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大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六 一
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可得行絕糧七日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

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伍子胥託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餽其口坐行匍匐拜稽首肉袒鼓腹吹簫乞於吳市卒舉吳國闔廬爲伯使臣得進謀如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乎說行也

又曰管仲曰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

漢書蘇武傳曰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結網繳檠弓弩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窮廬窮廬 窮廬 窮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零盜武牛羊武復

漢獻帝春秋曰王朗降孫策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王朗朗受國恩當云何報德朗對曰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
脰就羈蹴足入絆吒咤聽聲東西唯命

魏氏春秋曰初宣王使何晏治曹爽等獄宣王曰凡有八
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
宣王曰是也乃收晏

魏末傳曰曹爽兄弟歸家敕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
圍爽弟歸家敕四角作高樓令人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
爽計愁窮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故大將軍未行
爽還廳事上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六

二

蜀志曰先主伐吳先主敗引退道隔黃權不得還降魏魏
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歸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
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敗軍之將免死
爲幸何古人之可慕文帝善之

蜀志曰許靖爲許邵排擯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

王隱晉書曰上攻張方决千金堰水確不作發王公家奴
婢手春給兵男子自十三已上皆從役於是公私窮取米
石萬錢

晉中興書曰桓玄問義軍起斬其二將志慮窘寒力與賊
道士推算數厭勝之術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適楚君於陵自謂

於陵仲子窮不苟求非義之食不食

吳越春秋曰越伐吳吳率其賢良投於胥山越兵大至圍吳三重大夫文種相拜范蠡左手提鼓右手操桴而鼓之於是吳王書其弓矢而射種蠡之軍其辭曰臣聞狡兔已死良犬烹敵國已破謀臣亡今具已病也子大夫何不虞之

墨子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藜羹不糝子路烹豚孔子不問相所從來不食之也

荀子曰息窮則囁獸窮則擾人窮則詐

又曰孔子適楚遊陳蔡之間七日不食子路曰由聞善者天報之福不善者人報之禍今夫子積德義奚居之隱孔子曰由芳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率非爲同也居不隱者思不生身不佚者志不廣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乎江湖

又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回釋菜子貢相與言曰夫子載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君子之無恥也若比乎顏回無以應人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語之今丘也抱仁義之道以遭世之暴其何窮之爲也

尸子曰湯復於湯邱文王幽於羑里武王羈於玉門越王設于會稽秦繆公敗于殽塞齊桓公遇賊晉文公出走故

三王資於辱五伯得於困也

韓子曰魯人身善織履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履爲人履之也而越人乘舟縞爲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欲無窮可得乎

燕丹子曰樊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忍也

淮南子曰今夫窮鄙之社也叩貧拊饑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窮鄙之社窮世之小社也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鍾乃始知其饒之足羞矣

新序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歌宿於郭門之外擊牛角而歌之桓公聞之曰異哉歌非常人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六

四

雜道書曰地肺之山其下生草名曰救窮如行經冬夏不取而食之可以絕穀不食令人長生服之三十日行及走馬

趙壹窮鳥賦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罩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逼駮者繳彈張右弮弓彀左飛丸繳矢交集於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米乍火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孔子貌似陽虎以爲今復來至乃相率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嘆曰君子固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

司馬彪與山巨源書曰根枝失據託命此別告求矜愍許見賑恤窮人易感悲喜兼懷承命之後情過挾續

孔舒元在窮記曰遣信與義陽太守孫仲開相聞告其困乏得絹二疋壞車一乘賣得絹三疋其糴米一石椽二斛食口三十五人百日之中以此自活人皆鶴節無復面色

凍

左傳襄三年曰楚師伐鄭涉於魚齒之下

魚齒山水下有水故言也

甚兩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漢書曰韓王信降匈奴上自將擊之連戰乘勝北至樓煩會大雨士卒饑凍

又曰王莽天鳳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六

五

石銅爲之

五色石謂合治爲威斗也

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

丘既成合司命負之莽出則在前入則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

三輔史錄曰鮑恢父爲縣吏有罪合欲殺之恢年十三掌伏門外凍地晝長號泣合感而赦之

晉元嘉起居注曰徐州刺史王仲德上言下坏僮令毀道益十一月冒寒出郡履涉冰雪主簿王黑等三人脚悉凍斷

晏子春秋曰景公出遊於塞塗觀死瘠者嘿然不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觀饑者與食病者與財今君遊塞塗饑寒凍餒死瘠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公卽令斂死

瘠發粟賑貧三月不出遊

呂氏春秋曰戈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與弟子宿於郭外寒逾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不足愛也子與我衣弟子曰夫不肖人惡能與國士哀哉戈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琴操曰曾子幼少慈仁質孝耕放大言之下遭天霖澤雨雪寒旬月不得歸乃作憂思之歌

餓

禮記檀弓曰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戴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六

楊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致於斯也嗟來食雖

憫而呼之非敬辭心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左傳宣上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初宣子田於首

山舍於翳桑田獵也翳桑桑之多陰翳者也見靈輒俄問其病靈輒晉人曰不

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

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真諸橐以與

之既而輒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載以御公徒而免之問其何

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

論語季氏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史記曰趙王父遊沙丘公子章作亂李兌起兵敗之章往

走主父兌因圍主父官合宮人後出者夷主父不得出探雀穀而食之三月遂餓死沙丘營

又曰上使善相人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立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案盡沒入一簪不得著身遂餓死

又曰條侯周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後三歲而侯八歲爲將相持國柄貴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負指其口有從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三歲其兄絳侯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卒餓死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六

七

又曰趙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太后怒召趙王置邸弗與食趙王餓遂幽死

戰國曰楚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隨其後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餐備臣父臣父曰中山有事女必死之故來死君也

漢書曰朱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塚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

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使匈奴匈奴必欲降之乃出置大窖中絕不與食天雨雪武齧雪與羶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粟食不至掘野鼠草實而食之

又曰元帝卽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十餘萬民多饑死瑯琊郡人相食

又曰王莽末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饑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爲虛城中無行人宗廟園林皆發掘唯霸陵完

東觀漢記曰王莽末南方枯旱民多饑餓羣盜入野澤掘鳧茨食之

又曰建武九年正月隗囂餓出城餐糗腹脹死

又曰朱勃上書理馬援曰八年車駕討隗囂唯獨秋道爲國堅守然民饑饉啖弩煮履寄命漏刻

又曰上問第五倫曰聞卿爲吏拋妻父不過從兄飯寧有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六 八

之也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臣生遭饑擾攘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

又曰王郎起上自蘇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葦亭時天寒冽衆皆饑疲馮冀上豆粥明旦上諸將謂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

又曰鄧禹與赤眉戰赤眉佯敗棄輜重走皆載上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之軍潰亂時百姓饑乏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閉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

又曰耿恭在疏勒城救兵不至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筋革

謝承後漢書曰天下亂人相食趙孝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竝放之

袁山松後漢書曰赤眉入長安掖庭中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閉殿門不出掘庭中蘆葍根捕池中魚食之死因埋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尙共擊鼓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益千使中黃門廩之粟數升後盆子去皆餓死范曄後漢書曰鄧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皆食棗菜

漢獻帝傳曰車駕至洛陽是時宮室燒盡百官被荆棘依巨牆間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羣寮飢乏尙書郎以下自出採稻或餓死牆壁間

太平御覽

卷四十八

九

吳志曰袁術在壽春穀石百餘萬載金錢之市求糴市無米而棄錢去百姓饑寒以桑椹蝗蟲爲乾飯

王隱晉書曰永嘉五年洛中大飢五月犇虜餓死

又曰劉琨與丞相牋曰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殄民鳥散擁髮徒跣木弓一張荆矢十發編草盛糧不盈二日夏卽桑椹冬則營豆視此哀嘆使人氣索恐吳孫韓白猶或難之况以琨怯凡才而當率此以殄強寇

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季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爲荊州刺史見之欣喜厚供給之尼早喪婦止有一息不用居宅唯畜露車牛一乘每行輒數兒御暮則宿車上無有

定處澄卒荊州飢荒尼殺牛砍壞車煮之遂又餒死

寡子春秋曰越石父凍餓爲人臣僕三年以晏子解左贖之

文子曰神農之法大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餓者

孟子匡章曰陳仲子豈不成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餓匍往將食之無三咽然後耳目有聞見

韓子曰秦大餓應侯謂王曰吾苑之草蔬橡菓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王曰今發吾苑以活民是使有功與無功爭取也人生而亂不如死而治

賈誼新書曰虢君驕恣晉伐之出走道於山中遂餓死爲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六

十

禽獸食之

風俗通曰大餓不在一車飯謂正得一車飯不復活也

符子曰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曰夏麥方熟謂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遇羣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爲子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

世說曰邾公遭永嘉喪亂窮餒鄉人共食之公常攜兄子外甥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餒以君之賢共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食公於是獨往食訖輒含飯著頰還吐與二

兒後並得存

幽明錄曰樂安縣故市經荒亂人民餓死枯骸填地每至
天陰將雨輒聞吟嘯呻嘆聲聒於耳

古艷歌行曰不隨道行經歷山陂馬啖栢葉人啖栢脂不
可當飽聊可遏饑

傅玄詩曰炎旱歷三時天運失其道河中飛塵起野田無
生草一殮重邱山衰之以終老君無半粒儲形影不相保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六

十一



可當飽聊可遏饑

古詩曰行日不隨道行經歷山陂馬啖栢葉人啖栢脂

天陰將雨輒聞吟嘯呻嘆聲聒於耳

又曰炎旱歷三時天運失其道河中飛塵起野田無生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六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七

人事部一百二十八

哭

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命覆醢
又曰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子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七

一

喪明則哭之

又曰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

又曰孔子惡哭野者

謂其變眾

又曰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喪夫不夜哭謙思情性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

斯子也吾將以為賢人也吾未常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又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孔子式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一似重有憂者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曰無苛

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又曰陽門之介夫死可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者乎

又曰朋友之墓宿草而不哭焉

又曰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路嬰

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

又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返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

左傳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駢射而殺之

公知其無罪也枕其股而哭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七

二

又曰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又曰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之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

子孤之罪也

又曰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

夫子知我

又曰昭二十一年七月日蝕大夫叔輒蒞事而哭昭子曰

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又曰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

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復下臣何敢

卽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

師乃出

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
人之爲慟而誰爲

家語曰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
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
內聞也

史記曰高祖夜經宅中前有大地當逕拔劍輕蛇後人來
至地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吾子白
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不
誠欲以苦之因忽不見

又曰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與子
產如兄弟及聞死爲泣曰古之遺愛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一

三

漢書曰何並字子廉爲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官屬祖道
詡據地哭曰吾哀潁川士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到詡
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並至果大殺戮

又曰王莽末兵起莽憂計無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
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
告天莽自知敗及率郡臣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撫心大
哭諸生小民會且夕哭爲設殮腐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
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

謝承後漢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爲郡督郵乘牛車鄉里
號曰輶車督郵慶嘗與友人議論漢無統嗣幸臣專勢世

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子伯哭臣
華嶠後漢書曰趙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一以公卿中
非陟無足與託名日往其門尋陟自強通陟臥未起一徑
上堂臨之曰竊伏西州抱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便忽然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堂下大驚陟延與語大奇之明往請
一柴草草屏露宿其旁左右皆驚愕

東觀漢記曰逢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攜家屬於遼東乃
首戴盆盆哭于市言曰新乎遂潛藏

漢名臣奏曰漢得陰山匈奴長老過之未嘗不哭

魏志曰太祖擊黃巾濟北相鮑信鬪死購來信喪不得乃
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七

四

又曰初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憤悲哭文帝
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嘗從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

者則謂爲見問鬢髯悉張欲正論以對待中傳與摺則

音摺

苦合曰不謂卿也乃止

吳志曰孫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
曰此寧哭時耶乃改易權哭扶令上馬

晉書曰顧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虛座吳郡張翰
哭之慟既而上狀鼓琴數曲撫琴而嘆曰顏彥先復能賞

此否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又曰顏愷之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

之拜溫墓賦詩曰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

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荅曰聲如振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又曰阮籍居喪骨立幾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哭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哭楷曰阮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

又曰秦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讐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案小才乃屈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吾君無國有自之形郡卒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旣爲不知乃有不赦之罪於是乃止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七

五

又曰魏舒平混字延廣清慧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期野戚爲舒悲每哀慟退而嘆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復哭

又曰王敦起郭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郭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郭作難

又曰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哭輒慟而返又曰衛玠卒謝琨哭之慟曰棟梁折不覺哀也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爲賈后所害詔立臧爲太孫趙王行太傅趙王與太孫俱之東官車服侍從皆愿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泣焉

又曰阮籍鄰家處女有才色女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去

晉安帝紀曰廣州刺史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之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既而語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尙書進用之遂歷清顯

晉中興書曰征北大將軍褚裒遣督護王堪迎流人軍次岱陂爲石遼所破死傷過半裒還京聞哭聲甚衆問何哭之多左右曰岱陂之役也裒恥恨發疾而薨

沈約宋書曰劉慎字德願爲秦郡太守德願性麤率爲世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七 六

祖所狎侮上寵姬殷氏薨畢至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悲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橫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者卿鄰得此一副急淚志時新愛姬卒苔曰我爾日哭亡妾耳

崔鴻前燕錄曰高商渤海人也剛毅嚴重好學有事幹爲范陽太守聞兄開戰沒悲哭歐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募容傳召見商泣謂左右曰自古友于之篤未有如商者也拜昌黎太守商泣曰臣兄亡於此郡臣故不忍爲之傳懸而授遼西

陳書曰張昭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錦帛不食鹽醋

日唯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鄰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

隋書曰周羅曠進授大將軍其年冬帝幸雒陽陳主卒羅曠請一臨哭帝許之縉經送至墓所葢遣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

唐書曰有鄭人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嘆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游太原屬戎師軍晏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爲名流稱重若此終不登一命而卒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七

七

又曰李光弼兼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拔趙郡自祿山反常山爲戰場死人蔽野光弼酌其屍而哭之

又曰韋昭度知政事與李璣並命時宰相崔昭緯專政惡李璣之爲人降制之日令制誥劉崇魯哭麻以沮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臨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又乘北至圖四十里而趨行哭至伏尸號曰今天降禍齊國不加寡人加於夫子社稷危矣百姓誰告

文子曰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

列子曰李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不哭

盡生性之道以至於亡改無所哀

隨梧

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

又曰將陰夢火將病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又曰韓娥東之齊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哭

曼聲長引

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

孟子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韓子曰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其御手而聽之有閒使執而問焉則手殺其夫者異日御問夫子何以知之曰凡人

之於其所親愛也始疾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死

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好也

淮南子曰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鼻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也

又曰楊子見衢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七

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

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旁孔子避車而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吾志簡吾事不事庸君失之二也少擇交遊寡於親友老而無託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稿而死

又曰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婦人曰嚮者刈著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吟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道而哭沽家不售其酒屠者罷刑而歸邀童罷謳歌春者不相杵

博物志曰文王以周公爲灌壇合葦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一婦人甚美當道哭曰我東太山女嫁爲西海婦而灌壇合當路有道德吾不敢以風雨過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乃就夫尸於城下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車頻秦書曰符登率萬人直到姚萇營下回聲向哭哀號動地萇心惡之與其衆議亦哭相應

說苑曰孔子晨立堂前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鼓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七

九

其音同也孔出顏回曰今者有哭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哭生離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以恒山之烏孔子使人問之曰今者父死家貧賣子以葬

又曰季康子謂子游曰仁人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佩婦人捨珠珥夫婦巷哭之三月不聞琴瑟

又曰鮑叔死管仲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而况爲之哀乎

劉向說苑曰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卑黑手足胼胝者在後舅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

十有九年矣今將進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對曰籩豆茵席所資者也而棄之顏色犁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者也而皆後之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有不與舅氏共之者有如河水

魏文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封侯其妻哭於內爲琰富貴更取姜故也

語林曰王武子薨夕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爲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驢鳴今爲君作驢鳴旣作聲似真賓客大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合王武子死乎賓客莫不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笑古詩曰啼呼哭泣如吹胡

笳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七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七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八

人事部一百二十九

泣 悲 啼 涕

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

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禮記曰高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

難

又曰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八

一

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置館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又曰叔孫婣聘於宋宋公與之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心喪也何以能久

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魑魑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奪之魑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

目盡腫

國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之而泣曰自其父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也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夫子終之

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漸離擊筑軻和而歌之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又曰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嘗從高祖於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如意爲太子

又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年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畧賣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廣國上書自陳后言之文帝召見具言其故於是后持之而泣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

又曰漢高帝欲自擊陳豨蒯成侯周緜泣曰始滅秦定天下未嘗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

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聞天子所共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八

二

六尺輿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之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載於是上遣下談泣下車

又曰李陵與蘇武別置酒起舞歌曰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失刃推士衆滅兮名已頽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下數行與武決

又曰高祖破黥布軍還過沛置酒沛宮酒酣上慷慨傷懷泣下數行

東觀漢記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又曰來歙與蓋延攻公孫述將王元破之蜀人大懼使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伏悲不能仰視歙叱曰故乎

卿欲屬以軍事而返劾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強起受所
誠歛自書表投筆抽刃而死

又曰章帝東巡狩祠泰山還幸東平王宮涕泣沾襟

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
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若陛下日夜見惠帝塚
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於是太后乃止

吳志曰孟宗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
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毋母曰但當自勉之何足泣也
晉書曰羊祜卒南州人罷市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
之泣

隋書曰李穆從太祖擊齊師於邙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八

三

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
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免既而與穆相對泣
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

又曰李崇守永隆英果有籌筭膽力過人初以父賢勳封
廻樂縣侯時年尙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賢怪而問
之對曰無勳於羽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
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孔叢子曰費乎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
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洽而涕泣不禁是
夏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

又曰子高曰泣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

泣者愛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沾襟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於魏武侯使人召

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
名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謂

吳起曰竊觀公之意釋天下若釋躡今去西河而泣何也

吳起曰今君聽讒人之言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

魏國從此削平起果去入楚有聞西河入秦

說苑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今滿堂飲酒有

一人向隅而泣則滿堂之及皆不樂矣

又曰禹出見羣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民

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吾爲君百姓皆以其心爲心是以

太子御覽

卷四百八十八

四

痛之

又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繼以血其鄰窺牆問曰

何故哭悲荅曰吾國且亡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爲良醫國

之將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不用是知將亡

續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

不思蜀也郗正見禪曰若王復問宜泣有以荅會王復問

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望無日不思因閉眼王

曰何乃仍郗正語禪卽驚視曰誠知尊命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母畏雷後卒每有雷震順輒環塚泣

曰順在此

王充論衡曰昔周人有仕不遇年老白首涕泣於塗者人

或問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脚是以泣
又曰蘇秦張儀學從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
泣出則能分人主之地矣秦說鬼谷先生泣沾襟

劉向序曰新周舍事趙簡子居無幾舍死簡子與諸大夫
飲酒酣泣曰羖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
周舍之諤諤自舍死未嘗聞吾過也吾國幾亡乎是以垂
泣也

文士傳曰張叔字彥真遇黨錮去官道逢生友人相與語
天下云嫉害忠良豈但道之不行恐將不免二人相向而
泣有老人過嗟曰二大夫何泣之悲哉龍不隱鱗鳳不藏
羽羅網高懸憂在機後泣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
去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八

五

梁江淹泣賦曰秋日三先流分以傷露離披而殺草風清
冷而繞堂慮尺折而寸斷魂一逝而九傷歛潺湲兮沐袖
泣嗚咽兮染裳

齊景牛山荆公燕市孟嘗聞琴馬遷廢史少卿悼躬夷甫
傷子皆泣緒如絲詎能仰視

後漢張奐與公超書曰下筆愴恨泣先言淚

悲

毛詩曰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

家語曰閔子三年之喪畢見孔子孔子與之琴撫弦切切
而悲

史記曰項王軍垓下兵少食盡漢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已盡得楚矣乃悲歌慷慨

范曄後漢書曰明帝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欣對既寤悲不能寐明旦遂率百官上陵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也

吳錄曰張武父業爲郡門下掾還家遇賊鬪死武時幼不識父每至節日輒持父遺劍到亡處設祭悲動路人

吳志曰顧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自見濟拜也

晉書曰羊祜樂山水每因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八

六

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知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歲後有知魂魄猶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此公言耳

莊子曰宋桓侯築蘇宮侯蔡謳爲士唱也觀者數百倍去之無有悲色君乃賞蔡

呂氏春秋曰周有申喜入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歌者自見而問焉與之語是其母也

淮南子曰木葉落而長年悲

烈女傳曰魯七室邑之女者

一邑七宮也

過時未適人常穆公

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爲之而慘慘者鄰人婦謂曰何嘯之悲欲嫁乎吾爲子求偶七室女曰豈爲嫁人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秦州記曰隴西郡東一百六十里得隴山山東人西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

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漢李陵與蘇武書曰胡地元冰邊土慘烈但聞悲風蕭條之聲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呼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梁庾信哀江南賦序曰不無危苦之辭唯以哀悲爲主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八

七

啼

爾雅曰猩猩小而好啼

郭璞云聲似小兒啼

左傳曰齊襄公田于具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

漢書曰王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人啼呼曰當奈何

東觀漢記曰劉盆子字千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怖啼泣

又曰樂恢字伯奇父親爲縣吏有罪合欲殺之恢年十一常伏寺東門內凍地晝夜啼泣令乃出親

魏畧曰張遼爲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權衆破走由是

威震江東兒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遠恐之

晉書曰桓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反聞其聲曰真英物也

蔡琰別傳曰琰在胡中十三年有二男捨之而歸作詩云家既近兮當歸寧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

風俗通曰桓帝元嘉中婦人作啼粧者薄拭目下作啼處起梁冀家天下皆効之天戒若曰冀婦女將啼也

語林曰董昭為魏武帝重臣後失勢文明世入為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衛尉啼面言昔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愾然不怡月中為司徒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一 八

又曰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置諸甕中投之于江湖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以為子遂登三司

涕

說文曰涕鼻液也

易曰齊咨涕洟無咎

毛詩曰眷言顧之潛焉出涕

又曰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禮記曰孔子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雨甚至孔子問門人

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涕流曰古者不修墓

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于舊館

無乃重乎夫子曰子嚮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又曰將軍文子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

公羊傳曰西狩獲麟非中國獸孔子曰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襟也

國語曰公文文伯卒其母戒其妻曰無洵涕

將器出涕得洵涕

漢書曰李清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勿知皆爲流涕彼其心誠信於士大夫也

又曰楊雄傷屈原不容於世自投江而死因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八

九

吳志曰凌統病卒時年二十九權聞之拊床而起哀不能自勝日中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詠

晉書曰桓温自江陵北伐經金城見少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春秋後語曰荆軻將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二十餘人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乃歌爲濮上聲士皆流涕

說苑曰雍周門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合文悲乎周曰夫千秋萬世之後高臺旣已壞曲池旣已毀墳墓旣已平嬰兒墜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涕流曰合文

立若破國亡邑之人 六十八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八十八 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八終

吳興沈宸分校

